國際 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九卷 第九期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出版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六二號

瞭望臺

春到江南

春寒料峭，一些也沒有令人感到春天的意味。時局依然是外弛內緊，空氣是明和暗戰。

在南京，自孫科院長飛京之後，「倒閣運動」日趨表面化，當本刊付印時，已經成了事實，據說繼任的可能是何應欽。

據各方面報道，目前時局的轇結不在南京，不在廣州，却是在浙江奉化的溪口小鎭。從南京救國日報因「勸退」被罰停刊，以及浙江省主席陳儀被扣（見申報）的消息看來，這自是事實。

然而時局眞正的關鍵將在彼而不在此。據報上各方面的消息，對方的飲馬長江，爲期已經不遠了。

古人詩道：「若到江南趕上春。」的確，今年的春天似乎來了遲一些。但來是終歸要來了。

夕陽無限好

沉寂已久的美援聲，忽然又響起來了。據合衆社一日電傳，「美國經合署中國分署署長賴樸漢，曾向議會建議以新的援助畀予中國政府，但此項援助須嚴格限制爲非軍事性者」。這一消息傳出後，據說南京大爲高興。聯合社二日南京電：「此間當局認此爲美國有意繼續積極援助南京政府的初次具體表示，國民黨士氣可爲一振。據某要人稱，此項消息的發表已足加強南京政府對共產黨議和的地位。」

看了最近白吉爾（美國西太平洋艦隊司令）的僕僕台灣和南京，司徒雷登大使在京的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以至蔣總統特別顧問何浩若和席德懋的飛美進行白銀貸欵，可知美援的傳說倒未必是無稽之談。不管

一息僅存的殘局，接上一口氣。大美晚報承認美國必將「依據生意經的作風繼續援華」（參閱外論輯要），這是不錯的。不過話說得太謙遜了一些，因爲「生意經作風」顯然還包含着政治的目的。

大家知道，麥克阿瑟正對美國政府施行一切壓力，迫她務必設法拯救南京政權殘存的力量。據說麥帥從純粹的軍事觀點着眼，特別關心中國沿海部份落入「不友誼」的手中。他最憂慮的是台灣。最近謠言盛傳有一位美國將軍曾從日本到台灣去考察，又傳有許多架美國飛機，在日本和台灣飛來飛去云云。

我們早就說過：美國的「袖手」是姿態。美國是從來不肯放手的。問題是在於只怕山姆叔還沒有一手「扭轉乾坤」，山姆叔的雙脚倒已越來越深的陷在泥淖裏了。正是：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新德里會議

上月二十八日開始的新德里會議，雖是英國和其自治領間的會議，却是有關東南亞乃至世界全局的。如果說西歐聯盟是大西洋戰爭集團的初步，新德里會議倒有些像走向東方聯盟的跳板。

目錄

本刊訂價（暫限二月）
平寄：二千八百元
平航：四千二百元

訂戶三大權利
(一)訂閱期內刊郵費不漲價
(二)訂戶購本版書七五折優待
(三)義務代辦書刊
・注意・上列訂費概以三月十二日至三月十八日上海收信郵戳爲準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傳勝
社址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十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五三九三四二

本埠分銷 上海五洲書報社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報刊聯合發行所
本社叢書一律按基價(四)倍計算
本刊每逢星期六出版

所謂東方聯盟的醞釀已非一日。當去年九月，張羣訪日，就曾熱鬧了一陣子。在當時，南京似乎很有希望至少是很想充當這個聯盟中的要角。現在，中國局勢激變，這個要角的重任已落到印度尼赫魯的身上，而它的範圍雖似縮到東南亞，但這跟麥帥扶日備戰政策，以及他在亞洲大陸外面佈置弓形防線計劃聯繫起來，仍有拉成東方三角形的樣子。尼赫魯對內勇於鎮壓人民，對外儼若亞洲領袖，怪不得華盛頓暗暗喝彩，杜魯門公開表示歡迎他去美國，而尼赫魯也就心滿意得的回答說：「等一等就來」。（法新六日電）

東方聯盟可以說是西方的大西洋聯盟的延長，所以它的最後一根線還是操在美國。不過這裏是有分工的：美國控制東方集團通過了英國，英國又通過了印度的尼赫魯，所以，尼赫魯簡直是「總管的總管」了。

作為英國自治領總理之一的尼赫魯，賣力是賣力極了。不過賣的力是為了大英帝國，不是為了印度的人民，卻也是極其顯然的。尼赫魯是英國劍橋大學的學生，他的手腕也確有「英國風」。譬如他一月間召集亞洲會議，表面上說是為了「調解」印尼糾紛；這一次舉行自治領會議，又說是為了「調解」緬甸的內戰。看來像煞息事寧人的魯仲連，實際上卻是別有用心的司馬昭。

單就這次緬甸戰事來說，本刊曾經指出過，德欽努政權和喀倫族統治階級的火併，原是為了地盤和領導權的爭奪戰。但就在這火併的背景上，真正的緬甸人民解放運動也如火似荼的發展起來。英國原想運用「分而治之」的慣技以便利其控制，結果卻反而搬起石頭壓了自己的腳。在這樣情形之下，尼赫魯、伊瓦特等便「挺身」出來調解，並且「勸告」緬甸重行加入英國共和邦。這不是為了英國的利益麼？不是為了拉攏德欽努政權和喀倫族來共同鎮壓緬甸人民力量的發展麼？

從莫洛托夫到維辛斯基

維辛斯基繼莫洛托夫做了蘇聯的外長。凡瞭解蘇聯一貫的外交政策原則者，都知道這一人事的更替，是極尋常的事情，值不得大驚小怪的。可是「反蘇」衝昏了頭腦的人們，卻又抓住這個題目，大做文章了。連日英美的報紙和通信社，都紛紛評論這件事。有的說：「蘇聯外交部的人事更動，或為莫斯科與西方國家修好的先聲」；有的說：「史太林的年齡高了，準備將政權移交給莫洛托夫」；有的說：「莫洛托夫的免職，殆因其政策使人有若干失望，如未能阻止西方各國的大西洋聯防計劃及西德政府的成立」；也有的說：……「共產主義最近在歐洲失敗了，現在維辛斯基要從亞洲來翻本」。（均見聯合五日電）一句話，差不多一切正正反反的可能都給估計進去了。蘇聯的外交部長不過是其一貫的既定的外交政策的執行者，執行可以有迂迴、有曲折，但原則是不變的。我們真不懂，人事的更動對蘇聯的外交動向竟會有像西方觀察者所推測的那樣這樣的影響。

在這紛亂不一的推測中間，蘇京的英美觀察家的意見倒是比較中肯的，他們認為「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及貿易部長米高揚的辭職，並非謂其在政府中的權力業已減少，亦不能望蘇聯的外交政策有何改變。蘇聯共產黨政治局為最高決策機構，其正副人員的基本權力，皆由此次決策機構賦予，莫米兩氏雖解除部長職務，但仍為政治局一員，且莫氏依然留任部長會議副主席一職，其政治地位僅次於史太林。米高揚亦仍為部長會議副主席。」（聯合五日電）

如其說人物的特點多少可以體現未來蘇聯政策的動向，那末很顯然，在今天東一個西一個的區域的戰爭集團正在威脅着搖搖欲墜的聯合國的時候，蘇聯卻將繼續增強其一貫的鞏固聯合國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努力，因為誰都知道，在過去三年來，維辛斯基和葛羅米柯在聯合國中曾獲致了卓越的成就和很大的威望。

挪威跳坑了

挪威政府拒絕蘇聯所提的互不侵犯條約建議之後，議會接着以多數表決參加大西洋公約的談判，挪威代表團已準備動身到華盛頓去了。同時，據說丹麥亦決步挪威的後塵，丹麥議會外交委員會業已表決參加大西洋公約。除了瑞典至今尚未同意外，斯堪的那維亞的中立國家已投入了戰爭的懷抱。

北大西洋聯防公約本是美國企圖以低廉代價獲得最大收穫的戰爭工具，挪威和丹麥在這個時候跳了進去，就其本身利益說來，實是不智之甚。雖說美國威脅利誘的壓力很大，但斯堪的那維亞國家並非無路可走。瑞典歷來保持中立的主張。蘇聯早有願和挪威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表示。這都不失是康莊大道。「舍正路而弗由」，挪威和丹麥的統治者現在終於跳了坑，那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挪威和丹麥的統治者，也許以為一加入美國集團，就可以取得美援了。美援固然很富「誘惑性」，然而，且看看土耳其和希臘吧。



有許多讀者來信說：最近時局沉悶，「內幕新聞」一類雜誌像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版，但又[illegible]太多，無從抉擇，[illegible]希望本刊亦能多登些這類性質的文章。讀者的好意，我們是感謝的，但可惜我們編輯同人都是「局外」的書生，對於「內幕」常識恐怕比讀者還不如。如其[illegible]巷傳聞，或東剪西裁，那未免欺蒙讀者，跡近[illegible]還是不做的好。因此，我們決定本刊的編輯方[illegible]是一本十餘年來的初衷，以檢討國際問題為主[illegible]也有涉到中國的）。這一點，請讀者諸君原諒[illegible]

杭州王伯貴先生南京蔡松白先生暨紐約宋[illegible]女士建議本社編印「世界知識年鑑」，這正和我[illegible]劃不謀而合。我們現在可以告訴讀者諸君：一[illegible]年世界知識手冊業已着手編撰，而且已完成全[illegible]，因為人手少，趕寫不及，大約須至六月方能[illegible]

很多讀者對本刊「外論輯要」很感興趣，[illegible]後更當充實這一欄，但這可是喫力的工作，因[illegible]材料很化時間。我們希望讀者以後看到有適當[illegible]，亦能寄些給我們。

北平方面最近宣佈停止外籍記者的活動，上海的外國報紙都對此紛紛評論（參閱本期外論輯要），其實，在軍事管制下，這原是平常的事。只因外國記者過去在中國「自由」慣了，不免有此感覺。字林西報說「中共當然不願意在他們胸口撫育一條毒蛇……」，這句話倒有「自知之明」的。

印度與東南亞聯盟

汪　愚

一

西方的北大西洋公約已經接近簽字的地步，東方的東南亞聯盟也在一步一步的形成之中。東南亞聯盟是在去冬中國形勢急變後，由英國建議組織的，其公開揭櫫的目標是：「防止中國共軍得勝後勢力滲入東南亞」，實則爲如何防止舊秩序的崩潰而已。這個聯盟計劃是英國提出的，但在幕後發蹤指使的實另有其人，那就是衆所週知的華盛頓的戰爭集團。

去冬以及今春，英國以及澳洲、印度、暹羅、法國都在爲東南亞聯盟打基礎，其中尤以印度最爲積極。可是因爲美英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北大西洋公約的佈置上，對這個計劃的進行，不覺放鬆了一點，目前因爲北大西洋公約已將「大功告成」，他們積極爲東南亞聯盟奔走了。尤其最近緬甸內戰的擴大，形勢的轉緊，更使東南亞聯盟在客觀上有從速締結的必要。

從上月二十八日起，英國及其自治領在新德里舉行會議，出席者有英國海外貿易部長鮑敦萊，澳洲外長伊瓦特，印度總理尼赫魯，以及錫蘭的代表，這個會議的目的據說是爲了貸款緬甸，援助解決緬甸的內戰，其實，眞正任務決非如此簡單。就會議的性質而言，它是本年一月亞洲會議的延續。它不但要援助緬甸反動政府去鎭壓人民。同時還負着更大的任務，要爲東南亞聯盟積極舖路。

倫敦廿八日廣播中說：「新德里舉行的關於緬甸局勢的會議，是組織東南亞地區的防衛計劃的發軔，據此間英共和邦關係部官員稱，新德里的會議預示將更進一步舉行規模較大的會議，一般地檢討東南亞的局勢。該官員說、他知道英共和邦各國都同意印度目前具有力量，可爲亞洲防共的緩衝物。澳洲外長伊瓦特曾明白表示：「……共黨在中國的勝利，並將其勢力滲入南太平洋，需要立卽採取行動以資應付，澳洲認爲，東南亞民主的希望繫於強大友好的印度，而不在法國或荷蘭的軍隊。澳總理齊夫萊認印度領袖尼赫魯爲世界六個最有能力的偉人之一，他相信尼赫魯和其他具有同樣懷抱的亞洲人，是對抗共產主義在南太平洋伸展勢力的主要防衛力量。……」

本月七日路透社的倫敦電更露骨的指出這一會議的目的：「上週在新德里舉行的會議，驟然看來雖和大西洋聯盟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很可能把它當作與大西洋聯盟同樣重要機構。新德里會議的直接目的是討論緬甸經濟的惡化，以及此種情勢對東南亞鄰近國家的影響，可是正如大西洋聯盟一樣，眞正的問題乃是穩定東南亞非共黨地區，藉以對於莫斯科與共產國際情報局的包圍。共黨在中國的勝利，使美國支持國民黨政府的政策澈底失敗，使東南亞面臨共黨侵入的眞實而急迫的危險，除非能覓得一項集體防禦的政策由印度出來領導……新德里會議這一事實增強一般的信心，認爲東南亞的集體防禦政策正在抬頭。從經濟性的會議到東南亞的區域聯盟，雖然是漫長的一步，但是看到馬來半島、暹羅、緬甸，越南以及印尼方面的共黨壓力，足夠使那些非共產國家以緊急的態度來處理這項集體防禦的問題了。」

上面引述的兩段電訊，已經明白招認，新德里會議的眞正目的不僅爲了緬甸問題，而是爲了整個東南亞的防共問題，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英澳一致同意由印度負領導之責。齊夫萊對尼赫魯的大捧而特捧，顯然要把尼赫魯推上亞洲反共領袖的寶座，尼赫魯已追求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現在大概可以滿足這個慾望了。

英國人的看法，印度是亞洲第二大國，人口面積與中國相差無幾，工業生產力則遠勝中國，如果印度隨着中國「赤化」，整個東南亞也就完了，大英帝國主義也就垮了，所以英國須把印度拉到反共陣營之中，這樣可以使東南亞的舊秩序獲得苟延殘喘的時機，以延長帝國的統治。說得明白一點，這是「以亞制亞」之一法。

二

自印度在表面上獲得了所謂的獨立之後，尼赫魯不斷顯露了他的野心，要做亞洲的領導者，因爲中國內戰發生以後，亞洲領袖的這個寶椅一直空懸着，他是心向往之久矣了。

當前亞洲的形勢，因爲中國的局面變得太快，蔣總統引退，使這個「亞洲最堅強的反共者」從舞台上隱到幕後，對今後東亞的防共政策確實發生極大的影響，爲重整東亞的反共陣容，需要立卽找出一個適當人物來填補這個反共領袖的遺缺，在這種客觀要求之下，尼赫魯之被捧出來是題中應有之舉。最近一年的種種事實，證明尼赫魯是可以充當這樣一個角色的。

尼赫魯這個人，過去爲印度的民族解放獻身過，曾經多次入獄，他也曾在表面上提出相當進步的口號，可是今天他巳經墮落到這個地步，巳經徹頭徹尾走上反人民，反進步的死路。過去有不少人對他存着幻想，今天這個幻想是巳打得粉碎了。其實尼赫魯之走上這條路，是并不足怪的。這是由他本人的階級基礎決定的。

尼赫魯本人是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他的父親就是一個大資本家。過去英國統治印度，竭力維持封建勢力，阻過印度的資本主義抬頭，因爲維持印度的封建制度，對英國的殖民地統治最有利。在這種情勢之下，印度的資產階級與工農大衆結合成聯合戰綫，共同爲印度的民族解放而奮鬥，可是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眞正爲了印度人民的解放，而祇在政權的獲取，因爲控制政權之後，可以保護自己的利益。可以使資本主義的生產掙脫封建勢力的桎梏。而當他們一旦獲得了政權（卽使是部份的獲得）之後他們就立刻轉過來與以前的敵人攜手，與以前的同盟者分離了。這正與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情形一樣，資產階級在未取得政權以前，是儘量與中小產者以及工農大衆聯合在一起，向封建大地主攻擊，可是一旦佔有了政權，立刻就把以前的同盟者拋棄了。印度的資產階級在佔有了政權之後，立刻與英國妥協、與封建王公妥協，而竭力鎭壓人民的革命。

英國在印度的統治，迄今爲止還是沒有完全終結，印度獲得了表面的獨立，可是英國獨佔資本在印度仍保有極大的權益，不過英國的獨佔資本爲了客觀情勢的轉變，不能不分一杯羹給印度資本家而巳，而印度的資產階級就以此爲滿足了，事實上印度資本家巳與英國資本聯結起來了。

印度的教訓又一次說明了一個眞理：就是階級的利害關係是超過民族的利害關係的，而資產階級的進步性也有其一定的限度，對資產階級的任何幻想，都必然要失敗的。印度民族解放運動，達到了某種程度以後，就被去勢、被變賣，這是歷史發展的一定規律。在東方，西方都不難找出先例。

我們看印度「獨立」以後的情形，尼赫魯領導的國大黨（這是大資產階級的政黨）控制了政府，這個政府制訂的憲法，處處以保障資產階級的利益爲最高原則，而對人民的鎭壓箝制，則較過去尤爲殘酷。這個憲法中對維護工人利益的種種措施，如最低工資法，社會安全措施等等都付缺如，而對保護資本家利益則規定至爲詳盡

三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必然從屬於她的內政政策，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這一點都不錯的。印度之努力爲東南亞的反共事業奔走，這一件事實，必須從印度內部的社會基礎去發掘，纔會得到眞正的理解。印度資產階級之反動本質，與任何別的資本主義國家并無不同，這一點是必須認識清楚的。

英美現在利用印度作爲她們在亞洲的「看門狗」，這個目的遲早是要失敗的，反人民、反進步的力量，卽使有刺刀爲後盾，也永不會得到眞正的成功。東南亞聯盟卽使組織成功，也決不能使亞洲的舊秩序繼續存在，中國的事實，就是有力的證明！

新德里會議與緬甸問題

杜若

一

在一個半月以內，新德里接連開了兩次國際會議：一次是爲了調解荷蘭與印尼「爭端」；目前這一次則是爲了調解緬甸的國內戰爭。新德里宛然成了東方的成功湖，印度總理尼赫魯儼然是東方的魯仲連了。如果尼赫魯調解國際或國內的糾紛，其動機是純正的，那末這種唐・吉訶德的戇態雖然可掬，却多少還有可愛處。無如尼赫魯的「排難解紛」，是別有用意的，其實際的目的，並不如他口頭標榜的那麼單純。這就不能不使我們懷疑他的所號召的一切，是在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跟在英帝國主義後面，好替英帝國做「貓脚爪」的嫌疑，而不是眞正爲亞洲弱少民族的利益打算。

事實是勝過雄辯的。看二月二十八日起新德里四國非正式會議開會兩天的結果，關於緬甸問題，有成果可言的，就是該會在三月一日所發表的公報中，說明各與會國一致呼籲緬甸總理德欽努（一譯牛泰眞）與喀倫族人擧行和談，尋求和平解決糾紛的途徑。這裏値得注意的是：緬甸在和牛泰眞政權作戰的，並不僅是一個喀倫族的軍隊，除開以親英反共的姿態出現的喀倫族以外，還有在時期上早上半年就崛起、而在地區上已波及緬甸全國三十六省中十省的緬共所領導的自由軍的龐大勢力存在。然而這一龐大勢力，却不在參加新德里會議的巨頭們所要求與之和談之列。

由此可見，這次新德里會議，所謂對緬甸進行和解，不過是表面文章，而會議的重心，實放在英印在東南亞的反共政策這一點上。英國認爲英帝國聯邦中，只有印度在目前有作爲「反抗共產主義的堡壘的力量」。澳洲也認爲東南亞洲民主的希望倚靠「強大而友善的印度，而非荷蘭和法國的軍隊。」英國和牠的自治領把印度捧上三十三天，這眞是新獨立的印度受寵若驚的事，尼赫魯最近在國內的兩次三番攻擊共黨，決非偶然。

所以東南亞反共集團的醞釀，早已山雨欲來，有呼之欲出之勢，並且英國及其自治領，還想由這一集團爲基礎，進而締結太平洋公約，正如以布魯塞爾五國公約爲基礎而結成大西洋公約一樣。然而可惜的是，大英帝國，雖對牠的自治領，領導有方，而却爲歐洲事務所牽制，力不從心，這就是說，領導英自治領的母國，還需要有一個更有力量作英國及其自治領的太上領導的美國來做牠們的領導，一如大西洋公約。然而把兩個大洋上的安全都背在身上的美國，忙於大西洋公約的締結，而遂無暇顧及太平洋公約的締結。杜魯門開發落後國家的演說，雖則是主要針對亞洲各國而言，然而這一高調，至少在目前不過是唱唱而已，使出他混身解數來把它實現，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東南亞集團自去年年底以來，到了今天，仍只聽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其主要的原因，就是英自治領的政客們，還沒有能夠得到牠們太上的領導人的允許，來領導他們。爲了這個原故，所謂東南亞集團，也有些洩了氣。在第一次新德里會議，除開大大小小的亞洲及太平洋國家派代表參加及觀察員列席外，還有幾個阿拉伯國家如敍利亞、葉門及沙地阿拉伯等和一個非洲國家阿比西尼亞，點綴其間，共有十九國之多。到了這一次會議中，原來準備參加的巴基斯坦，也藉口國內議會正在開會，要員們無法分身出席，沒有派代表參加，曾幾何時，我們就見到由全亞洲集團，縮小到東南亞集團再由東南亞集團縮小到少數英自治領的集團，未開張，就因爲不景氣而不得貶價出賣，也許是尼赫魯等人頗爲掃興的事！

在這一次新德里會議中第二件値得注意的事是：英自治領的任何一邦，都願對緬甸加以財政援助。在這樣官冕堂皇的建議之外，在會中爲英國敲邊鼓最賣勁的澳洲外長伊瓦特，甚至還這樣的表示，「緬甸和英聯邦脫離關係，實是緬甸錯誤的擧動，希望緬甸將重新加入英帝國內，不過這事應該由緬甸人民自己去決定。」

第三件値得注意的事是：在新德里開會的時候，英國政府作了下面的露骨的表示，他們認爲英國對緬甸的經濟援助，將以緬甸政府與喀倫族獲致協調爲條件。他們認爲緬甸政府，「顯已不能充份行使權力」。同時英國國會中支持喀倫族的人也一天多似一天。以前隸屬蒙巴頓東南亞總部的高級軍官，曾向政府力陳「喀倫族在兩次大戰中的忠忱」。

從這幾點，我們已經可以明白，新德里英自治會議是怎樣的一副面目。尼赫魯奉命而召開這一次會議，是怎樣一種用心。澳洲外長伊瓦特，替大英帝國來向緬甸政府充義務的說客，更是想做成怎樣一個惡毒的圈套。

德欽努之流的緬甸政客們，在兵臨緬甸首都仰光城下、陷於四面楚歌的今天，既然不惜向英國乞援，如有人來替他安排一個解圍的辦法，即使明知道是一個陷緬甸民族於不能自拔的陷穽，也要瞪着眼睛往下跳的。尼赫魯等人的實力召開會議，伊瓦特等人的有力說辭，英國政府手中所拿的一把香餌，德欽努早已是飢不擇食而甘之如飴的。他所顧忌的，倒不是這些大英帝國所佈下的天羅地網，也不是緬甸民族利益將來會有什麼重大的損害的問題，而是害怕國內民衆，不答應他的賣國措施，毀了他個人的「好官我自爲之」的機會。

緬官方發言人三月四日率直拒絕緬甸重新成爲英帝國聯邦一分子的建議，說這建議不能挽救緬甸的戰禍，因爲緬甸強烈的民族主義，決不允許取消緬甸脫離英國的決定。這寥寥的幾句話，實道出了德欽努政權眞正顧忌的所在。

二

然而這不是講德欽努政權今後將硬起了脊背，和英國絕緣，而是講這一把緬甸取消獨立、重新降爲自治領的方式，是有些名不正而言不順，必須採取另一種更能動聽的方式，來對緬甸加以援助，才可以使德欽努在他的國人面前有以自解。這一方式，雖則目前還沒有形成，不過牠的出現，也許已屬不遠。

我們知道，自去年秋季以來，英國上自工黨政府的要員，下自殖民地的冒險家，早在緬甸，佈下了他們的「八陣圖」，專待德欽努政府來就範。一九四八年八月在下緬甸的毛淡棉（Moulmen）出現了喀倫族的臨時政府，就是英國對付德欽努政府使牠向英國就範所佈下的一着重要棋子。英國發動這樣的陰謀，雖竭盡掩飾之能事，公然而要別人不曉得，除非已莫爲。包括馬達班(Martaban)，毛淡棉及塔瓦(Tavoy)等大城而爲喀倫族聚居最多的下緬甸忒那塞麟（Tenasserim）省的上空和沿海區，自喀倫族叛變後，常有不明國籍的飛機輪船，運輸軍械、物資和救濟品，供給喀倫族

的軍隊。去年十二月，英國保守黨每日郵報駐緬記者康貝爾（Alexander Campbell）爲了替英國在緬甸担任與喀族的聯絡工作，並聽命於英國駐印度加爾各答的英軍官，做着喀倫族幕後的指揮人的工作，終被緬甸政府發覺而致驅逐出境。在今年二月十一日，喀倫族進攻離仰光十哩的永盛（Insein又譯做英蘇）時，據緬甸新聞界消息，喀倫族軍隊裏面，不但有英國軍官在指揮作戰，並且還有美國人在裏面和喀倫族駢肩作戰。英美強權者的沆瀣一氣，也於此可見。

英國對牠的殖民地的傳統政策，是所謂「分而治之」。對他處是如此，對緬甸亦然。緬甸有着六十萬零四千方公里的領土，有着一千七百萬的人口。這些當中，一千一百萬是緬人，六百萬是其他民族如撣族、喀倫族、喀欽族、清族、阿拉干族及外來的僑民。這裏面喀倫族的佔一百四十萬，撣族佔一百萬，喀欽族四十萬，清族四十萬，阿拉干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如塔蘭莫及老撾人等約百餘萬人，外來民族如印僑華僑及歐洲人等一百五十萬人。

對於緬甸的少數民族，英國在第二次大戰前，將少數民族住居的邊區和其他地區分開。英國人自以爲比緬人更知道這些土著少數民族需要什麼，所以英國把這些民族置於英國直接統治之下。到了一九四五年五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快結束的時候，英國關於緬甸所公佈的白皮書中，仍主張緬甸各邦及邊區應該「屬於在總督統治下的特別政權，直至該地居民宣告他們願意採取某種適合的政治形式，把他們的領土，和緬甸本部合併的時候爲止。」

英國這種分而治之的政策，却在戰後遭到緬甸人民大衆的反對。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的倫敦會議中，英國終於同意，倘使將來的緬甸憲法中，能夠予邊區民族的相當保證，則亦可把這些少數民族置於單一緬甸政府之下。因此在倫敦會議結束後，一月廿七日簽訂的昂山艾德禮協定中，關於少數民族，有下列兩原則的規定：（一）緬甸聯邦，將來應包括由憲法特別規定的各單位，這樣規定的各單位，應行使憲法規定的自主權。（二）將來憲法應規定對少數民族，予以適當保障。

三

英國在戰後所以允許緬甸獨立，以及所以允許成爲單一的政府而暫時放棄了牠的對緬的分而治之政策的原因，這不是與保守黨同爲一邱之貉的英工黨政府，在政策上有了重大的轉變，而實是在左翼勢力領導下的緬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及人民自由軍組織，在牠們還沒有分化前，顯示了全國統一陣線的龐大力量。特別重要的，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全國反英總罷工風潮中，使英國明白要恢復舊殖民地的統治形式，已不可能。爲了這個原因，英國只好看風轉舵，另採辦法來達成牠的分裂緬甸，以穩定牠的繼續統治的目的。於是英國統治者收買反法西斯同盟的上層領袖如昂山等人，要他們參加以緬甸總督郎士（Hubert Rance）爲主席的執行會（Executive Council），並由昂山來担任副主席，而以這一委員會來爲緬甸國民政府的基礎。

在這種情形下，反對妥協想用罷工及革命手段來完成獨立的左翼分子，遂被排斥於反法西斯同盟之外，同盟變爲一個右翼的集團，失掉了羣衆的基礎。昂山在所謂「逐漸解放」緬甸的政策下，與英國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日簽訂了所謂英緬財政協定，這一協定無異把緬甸置於英國銀行控制緬甸全部財政之下。

昂山的兩面政策——一方面是鎮壓共黨，以討好英國，另一方是以民族主義的立場向英國提出種種要求，結果是兩面不討好。一九四七年七月，終遭到國內反動分子與帝國主義陰謀家的毒手，昂山本人和他的四個閣員及數名執行會員都被暗殺。這一空前的大血案，雖其主持人是右翼愛國黨（Myochit Party）領袖宇素，然而裏面却有英國軍官在內。這一血案的爆發，又使反法西斯同盟的內部，發生了重大變化，作爲該盟重要支柱的社會黨及人民自由軍也不滿於和英妥協的緬甸當局。

一九四七年八月，繼昂山執政的德欽努政府，和英國簽訂了所謂英緬條約，這一條條約，在英國協助緬甸建立國防的名義下，使英國在緬甸有繼續駐兵之權。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德欽努又與英國簽了另一新協定，規定對英國資本家及殖民地官員償付一筆「應得」數目的款項。又允許以七千萬鎊的款子，償付英國在緬甸的殖民地費用，自一九五二年起，分二十年攤還。在這以外，還規定英商公司或個人所簽訂開發緬甸資源的契約，繼續有效，緬甸當局，對於這些契約也繼續負有以前的義務。緬甸出了這樣重大的代價，終於在一九四八年一月獲得了牠的名義上的獨立了。

德欽努投入英國的懷抱，和英國簽訂種種出賣民族利益的協定，自然不能一手掩盡緬甸全國人民的耳目。在他壓迫左翼勢力不遺餘力以後，緬共自一九四八年三月底起，轉入地下，實行武裝反抗運動。最初自北緬開始活動，到了去年夏天，已展開至緬甸中部，這種聲勢浩大的解放運動，已使德欽努政府焦頭爛額。德欽努爲轉移視聽，把一部分已投向或在準備和他分家的左翼分子拉回來，以便削弱他們的勢力，他在一九四八年六月，發表了聳人聽聞的十五點政綱：（一）取消資本主義；（二）國家管理進出口貿易；（三）國庫的管轄權由倫敦移來緬甸；（四）拒絕妨害主權的外援；（五）軍警民主化；（六）取消土地制度；（七）開始推行進步的國家計劃；（八）使邊區民衆參加人民政府；（九）終止官僚政治；（十）廢除壓迫性的法律；（十一）協助勞工對抗資本家；（十二）管制房租與房屋；（十三）取締黑市；（十四）推行義務教育；（十五）准許宣傳馬克思主義。

這一十分左傾的政綱，沒有能防止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張，卻招攬了天外飛來的橫禍。英美立卽對他提出嚴重的警告。德欽努雖一對英國以及美國賣氣力反共，不過照他的英美主子觀來，「加強緬甸反共的勢力，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爲緬甸現在的合法政府，本身就是一個左翼政府。緬甸社會主義的行政機構，看起來更像一座共產主義容易進去的位於中途的動搖房屋，而不大像一座可以作爲反共的堅固堡壘。英國在殖民地機構中佔有多數的保守黨人認爲上述情形適用一切社會主義。因此他們批評英國政策的好多方面，而對英國的放棄了以前制度感到憂慮。」（見去年十二月底美國基督教箴言報載史坦特：英國在遠東殖民地的「亡羊補牢」一文）

四

基於這原因，英國遂在背後牽線，挑動了喀倫族的叛變，想藉了這個力量，來推翻還打着社會主義招牌的德欽努政府，代以更右傾，更聽命於英國殖民地當局的另一由英國一手造成的傀儡政府。同時英國還可以進一步，藉口緬甸有內亂，根據了英緬條約，進兵干涉緬甸內政，從軍事上的再佔領，而恢復英國以前的殖民地統治。新德里會議中，伊瓦特等人的建議德欽努，要他來和喀倫族舉行和談，要他來把緬甸回到英帝國聯邦內重作英帝國的自治領，就是英國藉了牠的甘充貓爪的自治領國家的政客們，向緬甸德欽努政府先來一個試探。這明明白白告訴德欽努政府，要援助是可以的，問題是能不能接受這樣一個條件。如果不，那你所依賴的武力，那是緬甸國防軍二萬人中佔四分之三的喀倫族的軍隊，已在英國掌握之中，和你爲難，那末你又怎樣辦？

因此，緬甸喀倫族叛變的眞正原因，沒有別的，而只是英國打擊德欽努使之就範而把緬甸進一步奴化的陰謀所促成。

可是英國可以把德欽努玩弄於股掌之上，牠的貓爪，也可以用公開的會議，或祕密的說辭，使德欽努就範，然而在緬甸昂揚的民族主義高潮下，人民大衆的鐵拳下，不問強權者的卑汚陰謀，如何層出不窮，不問牠的貓爪，如何從旁爲好爲歹、做圈套、投香餌、誘引緬甸的民族敗類上鈎，將來必定一舉而被擊碎，使強權國家及其貓爪們，畢露他們狠狽的原形，棄槍曳尾而逃出他們陰謀侵略緬甸國境，那是可以斷言的



蘇聯外交的新動向

杜承之

一

四日，蘇聯政府宣布：部長會議副主席莫洛托夫准免外長兼職，由外次維辛斯基升任，另一副主席米高揚亦准免貿易部長兼職，由次長孟希柯夫繼任。次日，又宣布葛羅米柯升任外交部第一次長。這一外交人事的大調動，在蘇聯本國沒有引起任何驚異，報紙亦未置評，但在世界各國，則立卽起極度的震動，紛加揣測，莫衷一是。

據合衆社倫敦電，英國外交部當日就接到駐蘇大使彼得遜的「緊要報告」，指出莫洛托夫的去職，「乃晉陞而非降級」；英外部官員認爲：

一、蘇聯政策並無變更之跡象；

二、莫洛托夫絕無失寵之跡象；

三、維辛斯基與莫洛托夫兩人對於外交政策從未發生分岐；

四、莫洛托夫之免除外長兼職，或卽表示渠將以更多時間處理國外事務。

白宮當局則謹慎的保持緘默。上述英官員的意見，在各國甚爲普遍。但依然未能稍稍冲淡各國官方及半官方人士的混亂觀念和重重疑慮。許多惟恐蘇聯不亂和故聳聽聞的揣測，不值我們批評。譽如，英國若干報紙硬指這是「反映克里姆林宮內部的尖銳鬥爭」，甚至認爲莫洛托夫太爭衆望，野心太大，故遭史達林之忌一類的妄測，實屬無聊之至。又有許多人揣測史達林將行退休，莫洛托夫擺脫外長兼職係準備做史達林繼承人，也無非出於從來喜歡猜測史達林如何如何的那些人的一廂情願的幻想。惟有值得注意的，倒是從蘇聯外交動向上着眼的那些廣泛的揣測。其中如曾與莫、維兩氏週旋壇坫的法國前外長皮杜爾說：「余對此事之反應不佳，抱樂觀主義者不免受愚」；另一亦曾與莫、維兩人週旋過的美國赫赫有名的范登堡，更指「這次更動不過以殘忍無情之人代替一暴虐無情之人」；倫敦許多人也說是「史達林決定對西方採取更強硬的態度」；法國人士認爲米高揚之被免對外貿易部長事，「更爲重要，且更多惡兆，因米氏爲克里姆林宮內層人物中最具西方思想者」；還有更具體的指此爲與西方各國目前談判北大西洋聯防條約有關，擬以之對付大西洋公約；甚至有美國衆議員史密斯預測是蘇聯將發動軍事行動的徵兆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有抱樂觀主義的，如法前戰時總理雷諾說：「維辛斯基之升任外長，可觀爲蘇聯外交政策轉變之徵象，愛好和平之人祇有欣慰」；倫敦也有「最樂觀之觀察家」，對蘇聯宣布此次更動的廣播，期在另一表示蘇聯希望和平合作的廣播之後，而寄予期望。

但是，不論是那些無聊的揣測，或是那些值得注意的揣測，都不外是反映出他們各色各樣偏執的成見和內心的虛弱症而已。第一、他們是企圖藉此事件，用聳動的渲染詞句，把蘇聯描寫成一個專權、兇狠、和謎一樣的國家；第二、他們不論是認爲蘇聯外交政策不變或認爲要變的，都把蘇聯的外交政策說成滿帶仇恨、敵視和偏狹色彩的反西方反和平合作的政策；第三、他們的「樂觀」或「悲觀」的看法，都不外是出於他們各自不同程度的混亂與虛弱的情緒——一種充分反映他們內部矛盾與積弱重重的局面的情緒。

二

現在，蘇聯立國於世，已達三十一週年的歷史，並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前後無數險惡複雜的局勢之考驗和磨鍊。在這無數考驗與磨鍊的三十一年中，蘇聯最初以艱苦忍耐的鬥爭，衝破了資本主義世界所加予它的重重封鎖、中傷和誣害；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就一躍而參加國際事務的工作（加入國際聯盟以後），並立卽成爲反法西斯反侵略的世界和平的領導力量；大戰爆發後，他終於受到納粹的進攻，而毅然奮身作戰，由是改變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加強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大聯合（不僅是各民主國家的聯合，而且是全世界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力量的聯合），並幾乎以一已之力量擊敗了橫行歐洲的希特勒軍隊，奠定了世界和平的基礎（應該強調指出：蘇聯不僅取得了衞國戰爭的勝利，而且解放了東歐各國，加速了日本的崩潰）；大戰結束以來，蘇聯又一直堅持其保衞世界和平與民主的旣定政策，不屈不撓的跟從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擴張與備戰陰謀相抗爭，而同時協助東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急速走向工業化，而成爲世界人民民主與民族解放運動的中軸。

因此，到了今日，蘇聯的外交政策，以及有關蘇聯內政、制度和人事的變動，竟究是怎麼一同事，在世界人民面前就不再是一個謎了，也不再是任何惡意中傷、故聳聽聞的種種煊染和揣測，所能掩蓋天下耳目的了。

不論是過去，或是在現在，蘇聯的外交政策都是一貫的、堅定不移的。一言以蔽之，這政策是和平、民主與進步。和平，就是反侵略、反壓迫、反奴役，基於這個立場，蘇聯願與任何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和共同合作。民主與進步，就是世界各國人民和民族得依其意志和願望成立自己的政府，推行其自己的政策，鞏固其自己的國防，實現其自己的繁榮與幸福，凡是這樣的奮鬥的國家和人民，都能得到蘇聯的支持（但蘇聯絕無輸出革命的意圖，因爲這是不可能的）。這樣的外交政策，是史無前例的，其出現於世界之上，並被堅持不墜，是基於蘇聯的社會主義的制度而來。外交是內政的延長，蘇聯在國內已掃除了私有財產和資本主義制度，實現了無階級的人民平等、民族自決的理想，開擴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自由無阻的前途，因而，蘇聯在國內並無人與人之間剝削和壓迫關係的存在，在國外也無侵略與奴役他國的要求。因而，蘇聯對世界和平合作與民主進步的事業，便一直站在倡導和支持的立場之上，永遠不會有所改變。

三

同時，在蘇聯這樣的國度裏，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發展，是無限的，沒有階級矛盾與社會衝突發生的，它的人民的政權的構成和內容也是不會有所改變的；因而，在國家制度上和政府的機構及人事上的任何變動，都不會改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發展趨勢及其表現在內政外交政策上的基本動向的。反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發展愈充實愈鞏固，蘇聯的國家政權和政府構成也會愈充實愈鞏固，管理政治經濟和國際事務的人才也會不斷湧現和補充，內政外交政策的推行也會愈有力量愈能獲得勝利。所以，我們認爲，這次蘇聯外交陣容的大更動，就應該從蘇聯整個外交政策及其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上來理解，才是合於事實的、正確的。

不過，上面的說明，只是一個基本原則上的瞭解，而對於蘇聯這次外交陣容大更動的現實意義，仍應加以進一步的認識。這所謂現實的意義，包括下列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是蘇聯這次外交陣容的更動，在蘇聯當前的國際事務工作中，具有那些重要的意義？二、是蘇聯這次外交陣容的更動，將會反映蘇聯當前外交的那些動向？三、是蘇聯上述意義的外交陣容的更動，將對當前的國際局勢發生那些影響？

但是，對於這些問題，我們決不能僅僅滿足於這次一些個人的人事的更動範圍來研究。因爲，個別的人物及其才幹，固能創造無限可貴的業績而對其國家及世界的局勢具有重大的影響，但在社會主義的國度裏，個別的人物及其才幹，只是整個人民的，決定於整個制度與政策的，他或他們所能發揮的能力、獨創的作風及其成就，也是屬於整個制度和政策的。這一點，是要特別附帶指出的。

「西方人士」把蘇聯這次外交人事的大更動，看作是一件大事，是對的。並且，他們認爲這次更動對於蘇聯應付今後的國際局勢可能在外交運用與技巧上有所加強，這多少也是對的。他們對於擢升大任的維辛斯基和葛羅米柯兩人的才幹和作風，早有充分認識，並切身的體驗過。維辛斯基在出席最近兩次的聯合國大會中，指斥戰爭販子，揭穿美英等國破壞聯合國及國際協定，推行世界擴張和備戰的計劃，同時，提出蘇聯對各種有關

世界和平及大國合作問題的種種觀點和解決方案，都曾著有殊勳，蜚聲於世。在不久前的多瑙河會議中，維辛斯基拚擊西方國家企圖保持他們過去對多瑙河的特權，堅持蘇聯維護多瑙河國家的獨立主權的立場，也曾展開不可抗駁的雄辯，而大功告成。至於葛羅米柯，也是蘇聯外交上的新人，但他在其出使美國和參加聯合國工作的幾年中，同樣也發揮了他堅持蘇聯維護聯合國及世界和平政策的驚人天才和豐富經驗。他現被人諷剌爲「否決權專家」，卽因他曾爲聯合國憲章中規定的大國一致原則奮鬥不懈而遭嫉覷之故。於是，在國際事務上著有如此卓越成就和表現如此驚人才幹的維、葛兩氏，今日被素來善以提拔人才著稱的蘇聯政府加以擢升，給其担任全國外交決策和執行的大任，是不足爲奇的。同時，由於得到這兩個人才的「入閣」，蘇聯外交陣容及外交政策的執行上，也必然地將會大爲加強，實爲毫無疑義的事。

其次，「西方人士」中「悲觀」者預測蘇聯這次更動，將加強「對西方國家的攻擊」，特別是「對付大西洋公約」；「樂觀者」預測蘇聯這次更動，將加強「和平攻勢」，「愛好和平人士祇有欣慰」。這在大體上，也是對的。如果「西方集團」的世界擴張、備戰和破壞聯合國的計劃，一日不放棄（其實應該說一日不被擊破），蘇聯對他們的不屈不撓的鬥爭，也一日不會停止，而且只會不斷增強。而蘇聯在這一奮鬥的事業中，對於世界和平自然也會發揮極大的貢獻，並能得到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力量的擁護和支持。許多人把蘇聯這次外交更動，與一九三九年莫洛托夫替代李維諾夫繼任外長的更動，等量齊觀，不是偶然的。今日的國際局勢，大體與一九三九年那個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同樣是面臨到了戰爭與和平、侵略與反侵略重大鬥爭的決定關頭，作爲世界和平堡壘的蘇聯，自會像那時候一樣進行其堅決的更偉大的鬥爭。不過，自那時以後，李維諾夫已不復擁有地位，今後莫洛托夫却得到了有力的助手；而蘇聯將爲貫徹和平政策而努力，則今昔無殊。

因此，從這幾點看來，這次蘇聯外交陣容的加強，對今後國際局勢的影響，就不是微不足道的事了。蘇聯一貫的和平政策，將因這次外交陣容的加強而發揮更大的威力，收獲更大的成就，殆可斷言。看吧，歐洲、遠東和全世界的人民民主與民族解放鬥爭，目前已表現了怎樣浩闊強大無敵的場面，他們在蘇聯今後有力的支持之下是能阻止和擊破任何的擴張、奴役與戰爭的政策和陰謀的。

「瞎子」看中國

——評美國最近出版的幾本關於中國的新書

美．E. Epstein作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y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by Gerald F. Winfield.

Changing China, by Harrison Forman.

中國局勢發生了空前變化。對於「柴納門」底祖國素來漠不關心的美國人，也開始不時歪過頭來留注視了。表現於這一現象的，不僅向來把中國的事情塞心在報屁股裏的美國報紙，巳常常用「頭條新聞」報導中國局勢的發展，而且在文壇上關於中國問題的書籍也顯得鬧熱起來。一九四八年一年中，出現在美國文壇上的關於中國的著作不下十餘種，現在我們就其中最受人注意和影響較大的三本來作一個簡略的說明和批判。

看了這三本書我們所得到的一個總的印象是，它們都沒有把甚至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屬於空前的中國局勢這樣決定性和重要的轉變提示出來。它們似乎忽視了這樣的一個事實，這卽是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勝利，向全世界封建和殖民地國家提供了一個明顯的榜樣，並且由於中國人民的勝利，巳經改變了全世界原來的社會和政治的均勢。相反，這三本書儘管有若干細節的不同，但它們似乎都緊閉起眼睛來看中國問題這一點却是相同的。初初看來，標着這樣題目而又在這一時期出版的這些書，似乎終應把如此豐富和寶貴的中國最近的政治發展加以詳盡的說明和總結。但事實不然，沒有一本書做到這一點。他們都用着舊的眼光觀察中國的事情。他們都用着美國式的態度寫中國問題。

在哈佛大學執教「中國問題研究」的費正清所著「美國和中國」一書就是這方面工作的一個代表。作者與美國國務院有着「血緣關係」，並是美國政府公務員之一，他是用着他的「自由主義」立場來寫這本書的。關於這一點，溫非爾的「中國的大地和人民」是更發揮得淋漓盡緻的。

福曼的一本却是對兩個中國作一個年鑑式的指引，所謂兩個中國並不是指「紅色」中國或「白色」中國，作者所指的却是戰前國民黨統治的中國和現在還沒有出現（將來也不會出現）的由國民黨和美國做藍圖的中國。福曼在一九四五年曾經出版過一本眞實介紹「解放區」生活的著作卽「紅色中國的報告」（Report From RedChina）這本書曾引起世界人士的廣泛注意，在這本書中作者忠實而勇敢地向美國人民報導了關於中國的若干正確論點。但是這一回却出人意料之外，「轉變中的中國」完全迎合了美國書市的口味，一筆抹殺了他自己原有的也是中國眞正存在着的眞實情勢的觀點。

溫非爾，一個由洛克非勒基金所造就的生物學家，過去曾執教於山東齊魯大學工作，他用着一個專家的熱誠和絲毫未嘗考慮的態度，對中共的土地改革猛烈抨擊，說這是中共籠絡人民和奪取政權的手段，說這個措置把許多大塊土地分割成一塊一塊細碎的。實際上，他完全沒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隨隨便便信口開河了。

他的論辯所發展的結論是，儘管國民黨是腐敗的，但他認爲國民黨在主觀上並沒有這樣的企圖，所以還是應該加以支持的，他又說農村中貧僱農所受到的損失；只有用合作農地和商業貸款纔能克服。

最後溫非爾又運用了早已在英國誕生地死亡的馬爾薩斯人口論來看中國，他認爲中國的革命努力都將「悲劇地無效」，如果嬰孩出生的速率遠超過資源開發的速率。

費正清的一書中，對美國支持中國封建反動的統治和對中國內政的干涉，誠然抨擊得很利害，就是連叢書主編人威爾斯也在序文中說「中國的革命完完全全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但是儘管如此，他們却拚命巴望美國對中國未來可能有的一種新型的干涉，支持在中國未來可能出現的反革命行動，這也就是「中國狄托論」的基調。威爾斯又用共產黨「最後終是服侍莫斯科的最高當局」的論調，指出中國是「美蘇的戰場」。費正清的思想也是一樣，那就是他認爲干涉中國內政是不對的，「反干涉」就O．K．了。

二

這種權力政治的高論實在是盡善盡美的，如果我們想蘇聯也有着同一個「權利」，在今天實行「反干涉」，當費正清自己也承認美國早巳走上一步「使中國人民完全被剝奪選擇他們自己社會制度的權利」的時候，那可怎麼呢？不，完全不是這回事。費正清進一步警告說蘇聯對中國的「干涉」可能不是「物質的，而是思想的」，因此，「單是在政治或軍事力量方面支持中國的獨立和完整以進行反干涉，那等於我們自殺」，在中國新局面到來以後，在軍事政治以外再加上「思想」上對中國的「反干涉」，這就是全書的主要結論。

看了這幾本書後，我們實在對這些目光狹窄、閉着眼睛摸象的美國自由主義者深深悲哀。「知已知彼、百戰百勝」，只有眞正睜開眼睛腳踏實地的美國進步人民，纔能眞正「知已」、「知彼」，纔能眞正理解這東方古國所正在發生着的巨大變革。否則，他們是永遠不會懂得中國的。（丘明摘譯自 The Masses and Main stream 二月號）

論「杜魯門不景氣」

熊筍一



名符其實

美國的物價大跌風，至今未息，其所反映的經濟危機，也日益顯著。據聯合社華盛頓二日電稱：「人多以一九三三年不景氣再演爲慮。反政府派共和黨侃侃而談，有謂『杜魯門不景氣』已在醞釀着，亦有謂『杜魯門不景氣』業已發動者」。

「杜魯門不景氣」這是用得多末恰切的新名詞。雖然這是共和黨反政府派用於對付「政敵」（實際上絲毫說不上「政敵」）的宣傳術語，却具有其確切的妥當性和現實性——是形容目前美國「不景氣」威脅的名符其實的概念，可以標明一些它的特殊的性格和情調。

人們都知道：杜魯門的上台，是很巧遇的、僥倖的，直至去年底大選聯任，他的白宮主人的資歷與威望，還是很淺很薄。雖然如此，此公好話說盡，壞事做盡，短淺的白宮資歷，却使他在做盡的壞事上，著有赫赫聲名，其聲名幾乎標緻着美國戰後內外政策的路綫和性格，並把美國歷史上意識上和人物上最惡劣的傾向集其大成。

在過去三年來，冠上杜魯門大名的重要政策，前有「杜魯門主義」（後來的馬歇爾計劃是其化身），近有「杜魯門的新新政」。前者替美國對外政策在歷史上作着劃期轉換的界碑，後者則在它虛僞的外衣被拆穿之後成爲美國對內政策在歷史上作着劃期轉換的界碑。這所謂劃期轉換，並非說在以前美國的對內對外政策走着相反的路綫，但至少比較起故羅斯福的時代來却是多少具有這樣意義的轉換。而正是由於這個對內對外的政策，加深和加劇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和內在危機，直至有今日再來一個冠上杜魯門大名的「杜魯門不景氣」了。

自食惡果的危機，歷史的定命，不景氣……今後確乎要拿杜魯門的名字來承担來命名了。

盜名的結果

關於目前美國不景氣威脅的一般性質和趨向，洪啓元先生已在本刊前期「跌風在美國」一文中，有所分析，現擬再就杜魯門所執行的對內對外政策上，來透視一下「杜魯門不景氣」所形成的實際意義及其影響。

在內政上，杜魯門忽然心血來潮，在他競選時和聯任後，搬出故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招牌來作號召和標榜，認眞說來是有其實際局勢所使然的動機的。最主要的一點，是因爲杜魯門及其政府不能不意識到美國資本主義內在危機的發展，已面臨到了故羅斯福執政當年前後那樣性質的嚴重時期。那時美國正處於一九二九年大恐慌過後，立卽進入特種蕭條，及一九三七年恐慌威脅之前的夾板中，故羅斯福總統憑其比較的遠見和睿智，判明必須有個改良主義的「新政」，來緩和及挽救美國經濟的夾板威脅。結果雖然並未能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使美國經濟危機眞正獲得解脫，但多少却發揮了美國所具有的特殊優越的經濟條件，並喚起某種新的充沛的活力。這一點，對於今日的美國，在「繁榮」中，却又在危機的邊緣，認眞的「新政」的連接，確是多少會有好處的。

但杜魯門的新「新政」，只是「新政」的虛僞的盜名而已。他向國會提出的一連串新「新政」措施，立刻就被他的火藥預算淹沒了。他的新「新政」只是希特勒式的「以大砲換牛油」的衣缽。杜魯門在戰後取消物價管制，助長卡特爾發展，固然使得獨佔財閥的利潤逐年在高漲，「再度超過以前的一切記錄」，却削弱和損害了人民購買力，形成繁榮與貧窮化，高度生產與失業激增間的矛盾之尖銳化，以致佔着產品消售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好國內市場，漸漸與生產之擴張愈離愈遠，經濟恐慌的黑球也愈掛愈高了。而今爲了解救這個危機，杜魯門的新「新政」，不是如何增進人民的就業與低費用，更不是限制卡特爾和促進經濟民主，而是繼續他過去效忠華爾街的政策，以佔新年度承平時期最龐大預算一半以上的備戰和「援外」經費，恢復軍火定單，建立經濟的戰爭體制，犧牲人民利益，來解救華爾街的危機了。

軍人、政客與大工商業的結合，軍事卡特爾經濟的發展，工業備戰的動員，戰時經濟體制的建立……這一切的一切，都將因杜魯門的這個經濟政策，而受到更大的鼓勵和推動。以狄隆一員大亨福萊斯特爲首的國防部（現改由約翰遜繼任），及杜邦一員大亨卡本特担任的最有權力的軍械局，一個公用事業大王摩根繼卡本特担任的原子能委員會的聯絡委員會以及格來鴻公司董事長喜爾担任的國家安全資源局，現已成了戰爭經濟動員體制的核心組織。再加上由各大公司所控制的工業團體，如空軍協會、陸軍軍需協會、海軍工業協會和軍需官協會，這些組織給國防部、軍械局與各大工商業間建立起聯繫，形成了龐大的動員整體。據傳一個由工商界和軍人領袖共同起草的「緊急時期戰爭權力法案」已經準備向國會提出。這法案使政府具有對生產、運輸、人權、工資、價格和利潤設定戰時統制的全部必需權力。無論這法案會不會通過國會，工業動員的工作計劃，却已在有力地推進着，同時，這個計劃已經變成了最高的獨佔企業集團在國內擴張他們統制力量的計劃的一部份了。

說起來，工業動員的規模，現在就很可觀了。軍械局在一九四八年中，除掉政府的許多兵工廠之外，並集合了戰時聯邦籌資設立而在戰後歸由財閥經營的四百二十三個工廠，組成了戰爭工業集團。此外，根據一個叫做「調節民營工業生產力適合軍用之計劃」，在八萬六千個企業中，被選擇了一萬一千個最大的工廠，並已通知它們開始和軍方合作，轉化爲軍事工業。去年十月，值得注意的定貨單，已送到機械工具工業方面，訂了十萬套工具，價值在十億美



元左右——三倍於該現行整個工業界的全年生產量。囤積戰略原料的五年計劃，也開始了，準備支出三十五億用於囤積六十七種金屬、礦產和其他戰爭原料，數目將達到國家對這些原料全年消費量的五分之一。電力設備、公用事業、油、化學工業、五金機器工業等等最大財閥企業，正在爭奪在備戰動員中的集中訂貨和最有利的地位。因此，不難想像；杜魯門在新預算中確立的龐大軍事預算，及將專案提出的武裝西歐的經費，對於現正火一般熱的工業動員和軍火利潤之追逐，是具有何等重大的鼓舞作用了。

「戰爭景氣」再批判

杜魯門及其政府鐵定地是要以備戰和冒險來挽救「杜魯門的不景氣」，使之變爲「杜魯門的景氣」了。但這是可靠的嗎？

筆者曾把備戰對世界及美國本身經濟的影響，作過簡略的分析（見本刊十八卷十七期）。現在，杜魯門三年來的經濟政策，已不能避免「不景氣」的威脅，今後更積極更大規模的備戰，也可斷言，決然仍舊無裨於這一基本的經濟趨勢之發展的。

備戰及其動員，根本就是正常經濟的消耗，浪費與破壞的因素，這只有使資本主義的沒落和腐敗傾向，更形強烈，同時，也只有使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生產的社會性與私人的佔有性之間的矛盾，更加劇。在美國也不能例外。美國資源的豐富，財力的雄厚（包括用於應付「突發事件」的準備基金），可使累積性的備戰支出和軍事消耗，比較希特勒德國和日本當年都更有能力負担，並可更有力的刺激戰爭的景氣。美國人民生活水準的比較高，也能使美國在備戰中所不可避免造成的人民犧牲（如物資較鈌，通貨膨脹，剝削加強等），比過去一些混世魔王所造成的具有較大的容量與延續性。就在這些上面，目前美國高度生產力，盲目的無政府狀態的投資擴張，與人民購買力的低落間所造成的不景氣威脅，可以因另一市場的擴大——軍事性的支出、備戰和原料囤積，而呈現一時的鬆弛。也就是說，美國的恐慌危機，可能比希特勒德國當年更有力地得到支撑。

不過，這依然沒有改變基本的問題，演變下去將使恐慌危機在更深刻更尖銳的基礎上持久不斷，和爆發出來。首要一點要指出的是：美國那樣累積性擴大的大規模備戰，將以空前的程度消耗美國的資源，增加獨佔和獨佔利潤及其投資的擴展；而在另一方面，人民購買力則必然的急趨低落，社會的貧窮化將愈形加速，直至使美國龐大的飽和的生產力、軍事支出，建立在社會的破產和政治的危機上面。這時，恐慌因素的累積，必然地要走到不可收拾的爆炸點的。

在目前，貫穿在美國經濟中的不平衡性和無政府狀態，顯然也已使強力的備戰動員所能引起的景氣刺激，一時不易達到。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任何集中的統制和計劃，都不可能消除這個不平衡性和無政府狀態。在戰後的三年來，美國工業設備的更新，和新的投資，及其引起的生產力之增長，都已遠遠超過過去或戰時的速率。例如，從一九四六年到四八年，私人企業投資了四百六十八億五千萬美元於新工廠和設備，這差不多是在戰爭的五年中政府和私人企業投資於新工廠和設備所用去的二百五十億元的兩倍。同時，在目前過渡到備戰的過程中，平時市場的容量之大，利潤之高，仍對大工商業具有極大的引惑力，使他們固然希望獲得轉化軍事生產的利益，卻又不願意放棄這個利益，放棄平時的生產。這就將加深備戰動員所不能消滅的恐慌因素（即生產的高度和購買力的低落之間的矛盾）。而且，在目前高度的生產和投資水準之下，如果要用擴張備戰經濟來避免恐慌的到來，必須按照市場消納能力的退減程度，用備戰的容量把它填補，以造成市場與生產的某種平衡，否則，在備戰動員完成之前，恐慌將可能先行爆發。至少目前可以知道恐慌因素的累積，是始終無法減退的。杜魯門儘管那樣熱中於向備戰開大步，而恐慌的陰影仍層層追趕着他，原因卽在於此。

拖人落水

「杜魯門不景氣」的另一特點，是它一方面係由於杜魯門的對外擴張與奴役的經濟政策所助長而成，同時，另一方面它又將立刻轉嫁到原被犧牲被奪取的國家人民身上。這眞如中國的俗諺所說：要吃又要賴，吃到底賴到底。

在美元擴張與奴役之下，到處都顯現出了一片特種不景氣的氣象。這個悲慘局面也使美國不可能得到繁榮的國外市場，而加深了自身的恐慌危機。但美國恐慌危機的加深，又將使前者的局面愈益悲慘。

法國「經濟與財政服務什誌」早在去年七月十日就這樣寫道：

「在英國已經看到許多不景氣的徵兆，倫敦大商店中出售的各種貨物，都在萎縮中……在有些區域，家庭主婦們寧願買人造奶油做她們定量的脂肪，因爲黃油太貴了……啤酒和酒精的消費量也在降低……戲院和電影院的收入日漸減少。」

其他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更慘。它們戰後三年一直鬧着的不景氣，並非美國式的生產過剩，而爲生產不足及消費不足的恐慌。這種不景氣的形成，不僅由於各國資本主義的沒落與腐敗、無力復興所使然，而且也由於美國的強烈擴張和奴役，破壞它們的復興所促成的。

現在，杜魯門政府並不爲受援國家這個情形有所顧恤，除掉繼續推行半軍事性的馬歇爾計劃之外，還準備撥款十二至二十億美元，用於「軍事援助全球自由國家」。這表明美國政府爲了達到本身以備戰挽救恐慌的目的，還要進一步犧牲其他資本主義各國的利益了。同時，也就是：「杜魯門不景氣」要更深刻的轉嫁到陷於特種不景氣的各國了。

一批匍伏於美元之下的奴才和人民的叛徒們，也居然在他們的國家裏，窮兵黷武，走上備戰之路。

戰後三年來吃夠了過高軍費的虧的英國，日前下院竟仍通過了「承平時期最大軍事預算」七五九、八六〇、〇〇〇鎊，比之去年度增加六千七百萬鎊，而在人力的浪費上，「工人日報」估計今年在爲武裝力量服務的各企業中以及在軍隊中服務的男女，也將比去年多十六萬人，到一九五一年的三月底更將增至五十萬人。法國也無獨有偶地在同一日（三日）通過了五百九十億法郎的龐大軍事預算。還有挪威，也傳說不久將向議會提出六億五千萬克郎的國防預算案，此項預算較去年增加五千萬克郎。但這會產生什麼後果呢？半軍事性的馬歇爾計劃，十二至廿億元的軍事援助，而今還有各國自行提出的龐大備戰支出，結果會產生什麼後果呢？還不是它們將因此更深一層的受到美元擴張和恐慌轉嫁的損害，更進一步的造成財政資源及人民生活的破產，更沉重的陷於不景氣的泥掉中嗎？

問題的答案是毫無疑問的。如上所述，備戰對於具有那樣優越經濟條件的美國都不能產生持久可靠的戰爭景氣，對西歐等破產落戶當然根本就自始至終是無比的災難。這樣下去，一旦美國的經濟恐慌爆發出來，資本主義世界將成一副什麼樣子呢？



透視英國四年計劃

本刊特約倫敦通訊

琪 昂

望梅止渴的計劃

工黨政府在去年十二月間公佈了關於四年計劃的白皮書，這一文件替英國的未來在白紙上描繪了一幅令人樂觀的圖畫，博得從華爾街到艦隊街（Fleet Street）的報紙連聲喝采，工黨機關報尤其大言不慚地說，「四年計劃全面地刻劃了領導者的社會主義的胸懷！」（見一九四八・十二・廿二・Daily Herald）財相克里浦斯更充滿自信地對下議院的議員們說，英國在一九五一年準可「立在自己的脚跟上」，但宣傳和事實畢竟是兩回事，只要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可以看出這所謂四年計劃，只是建築在沙漠上的樓閣，除了能發生一點望梅止渴的作用外，絲毫無補於英國艱苦的現實。

爲了正本清源，不能不首先指出這一方案是在馬歇爾計劃的執行機關——「歐洲經濟合作總署」的監督之下草擬的，經合署不僅責成歐洲每一接受「美援」的國家，必須起草一個今後四年的經濟計劃，而且規定各國在草擬計劃時，必須假定各該國在未來四年中的收支可以達到全面的平衡，正因此，英國的四年計劃也就不能不是建立在許多「假定」的基礎上，這就難怪連正統的「經濟學人」雜誌也發表如此的評論：「假如這一計劃是可以樂觀的，其理由倒不在於它誇張了不列顛所必須做的事，而在於連達到計劃中所擬定的某種程度的經濟獨立，都有賴於許多有利的假定之滿足——而這些假定在目前只是一種單純的希望，倘未能進入可能的領域。」（一九四八・十二・廿五・該刊）

總括起來，四年計劃包括兩個方案，所追求的是下面六大目標：

（一）工礦及農業生產，應較一九三八年的生產量增加三分之一倍。

（二）製造工業的生產，較一九三八年增加五分之二倍。

（三）出口較一九四七增加五分之一倍，至一九五〇年初，應達到一九三八年總出口量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四）擴充國內工業設備，使提高至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一百十五。

（五）緊縮美元的消費，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之間，應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的剩餘。

（六）至少要在某些方面提高人民生活水準。

很明顯，這方案帶有十足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因爲牠的實現得依靠兩個重要的前提：加深對國內工人的剝削和加強對殖民地的榨取，這一四年計劃正是貝文外交政策在經濟上的集中表現，但不幸一九四九已不再是一八四九，英國想重溫獨佔世界的帝國的舊夢，其結局必然是悲慘的，但這並不能阻止大英帝國在垂死中的掙扎，而這掙扎又必然反轉來加深了資本主義國家間的不可消解的矛盾。

資本主義能有計劃嗎？

誰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曾暫時緩和了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經濟恐慌，但隨着戰爭結束，資本主義的危機又出現了。二次大戰之後，資本主義的世界更加縮小：一方面，蘇聯的經濟地位益加穩固，另方面，東歐許多國家解脫了帝國主義的枷鎖，正向着社會主義的道路邁進，像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諸國，今天已不再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廉價原料的供應市場，而在亞洲，震撼世界的歷史事件正在古老的文化古國中發生和發展着，四億五千萬人民在歷史上第一次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在東南亞，在燃燒着一片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火焰；在越南、印尼和馬來亞，帝國主義者不得不進行殖民地戰爭以維持其舊日的統治，但殖民地戰爭又必然更枯竭了在沒落中的帝國的有限的財源。

戰後世界的新情況，使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更其嚴重：危機不但加深英、法、比、荷諸國之間的矛盾，而且尖銳化了整個西歐與美國的對立，美國工業生產力的空前膨脹，使她不能不到西歐來尋找剩餘資本的出路，以緩和國內的經濟危機，這正是掛名曰「美援」而事實上是「援美」的馬歇爾計劃的現實基礎，西歐各接受馬歇爾計劃的國家與美國之間的各種政治、經濟以至軍事性的聯盟，使西歐對美國的依賴到了登峯造極的境地，一句話，二次大戰在根本上摧毀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舊日的「均勢」，西歐各國淪爲美國的附庸，但西歐各國之間以及西歐與美國之間的矛盾並未因此而消失。

英國的四年計劃正反映出這些矛盾。

無待說明，資本主義世界（主要的是美國）在一九四五年以後的所謂「繁榮」，只是戰爭後所不可免的短期的「景氣」，這「繁榮」主要地是由於殖民地經濟的破壞所產生的原料缺乏，由於西歐國家在長期戰爭之後，在經濟上的迫切需要，最後，也由於美國在繼續做着戰爭的準備。

今天，戰後景氣已成了尾聲，許多原料——如橡膠、白糖、棉花、羊毛等的供應已回復到戰前狀態，爲了平衡收支，出口問題又重新列入資本主義各國負責國家財政的首腦們的議事日程，英國四年計劃不可免地要設法解決這一問題，而問題的解決又必然要侵犯到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所以四年計劃的方案雖然是美國監督下的作品，其結局却將與美國的本意與企圖相左。

工黨政府在四年計劃這一方案中，對於未來的收支平衡，有如下的預算：入口：二、〇〇七、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出口：一、八四四、〇〇〇、〇〇〇英鎊，海外

投資收支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加上無形收入二六三、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則總收入將爲二、一〇七、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從方案本身看，達到上述收支平衡的憑藉是許多空想的假定——假定全世界的經濟活動（特別是美國與西半球之間）達到「某一高度的水準」，西歐與東歐的貿易有「正常的流通」，歐洲經濟合作有「顯著進步」，美援繼續至一九五二年，軍備沒有「重大擴充」（以上加括號者，均係直接引自四年計劃原文——作者）。且不說以上的假定大部分都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單就發展東歐與西歐的貿易一點來說，由於政治上的仇視與美國的壓力，英國政府無意也不能擴大對東歐的貿易。

更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四年計劃對於英國政府的海外支出（主要是軍事費用，因爲今天英國仍維持着將近一百萬的海外駐軍，軍事開支在預算中佔重要部分，例如戰事結束後的一九四六年度，軍事費用支出爲一、四五二、三五〇、〇〇〇英鎊，一九四七年度的軍費仍達八五三、八五〇、〇〇〇英鎊——見 Statesman's Year-Book, 1948, P. 44)隻字未提，這一大漏洞說明了整個方案所列舉的數字的不眞實性

此外，「經濟學人」雜誌對於工黨的四年計劃也一針見血地指出，方案中所假定的許多條件，倘若眞能夠滿足的話，那只能訴諸「天命」（見一九四八・十二・廿五・該刊），但經濟學的法則是不會向「天命」低頭的，與工黨政府的樂觀的假定相反，未來的事實將是資本主義的最後恐慌，是龐大的生產力和失業大衆，是殘酷的商業競爭，總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本身的矛盾使一切所謂計劃化爲夢幻，資本主義是不會也不能有計劃的。

舊夢難重温

但英國企圖重溫帝國舊夢的努力，卻加深了英國和其他接受美援國家間的矛盾，白皮書第廿三節巳赤裸裸地說明：「聯合王國的主要目標，是維持英鎊爲國際貨幣的地位」，照方案的如意算盤說起來，歐洲各「馬歇爾國家」對英國及英鎊區的貿易都將發生入超的現象，正如白皮書所宣示的，所有西歐各接受美援的國家，「全體而言，都將面對着英鎊短缺的問題」，在這裏，工黨政府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那就是用英鎊向西歐各國換取糧食、鹹肉、牛乳產品、脂肪、鐵礦與木材，這樣，「參與馬歇爾計劃的各國間經濟上的共同調節，使不復能得自西半球（一九五二—五三）的必需品，可以自給自足」（白皮書第二一四節），換言之，西歐各國應該改變她們的經濟計劃，以求適應英國的需要！

正因此，西歐各國對英國的四年計劃，一致表示強烈的反感，也就毫不足驚異了，「經濟學人」雜誌，在這兒又忙着替英國辯護，認爲在大戰前歐洲之所以有能力維持相互間的貿易和自由兌換，主要地靠英國能把英鎊轉換爲美元，歐洲各國每年對英貿易的入超約爲一百到二百個百萬。

「但英國之所以能夠支持這樣龐大的對歐貿易的消極的平衡，並將貿易國所賺得的英鎊兌換爲美元，主要又基於兩個因素——英國海外投資的收入和東南亞殖民地的原料輸出所換得的金元，缺少了這兩個重要因素，舊局面連在一九三八年都不可能。目前由於戰爭及東南亞的戰爭餘波，以上兩因素巳經銳減，希望來個自動走回一九三八的局面是毫無用處的，舊的條件巳不復存在了。」（一九四九・一・一日・該刊）

向西歐各國找出路的算盤既然困難重重，英國四年計劃的主要憑藉，就只有加強對殖民地的榨取，這表現爲今天仍在進行中的對馬來亞的殖民地戰爭，以保全帝國的利益（一九四七年馬來亞對美元集團的貿易，淨得達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還有所謂落花生計劃，使落花生的生產，由一九四六的三三五、〇〇〇噸，提高到八八〇、〇〇〇噸。此外，糖的產量自七四〇、〇〇〇噸，提高爲一、四〇〇、〇〇〇噸，橡膠自四〇〇、〇〇〇噸增至八三〇、〇〇〇噸，銅自一九五，〇〇〇噸增至三四〇，〇〇〇噸，鈷自四〇〇噸增至一、二〇〇噸，鉛自一六、〇〇〇噸增至三五、〇〇〇噸。在一九四七年，殖民地爲英國創造的財富達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但依照白皮書的計劃，到一九五二—五三年，這筆財富的數目將提高爲二三八、五〇〇、〇〇〇英鎊，而在同一時期，英國對殖民地的出口將增至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

在中東方面，石油的生產將要加倍——一〇八、〇〇〇、〇〇〇噸，這其實正是支持伊拉克和外約旦反動政權的貝文外交政策的經濟基礎。

這一龐大的計劃有無實現的可能呢？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前面巳說到東南亞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運動，使英國對殖民地的榨取十分困難，另一方面，油盡燈枯的大英帝國也無力負担實現這計劃所需的財政上的支出，英國著名的土壤化學家E・約翰・羅素（E. John Russell）曾不客氣地批評政府的「落花生計劃」，認爲政府宣稱在一九四九年可能耕種落花生的土地面積爲一百二十萬英畝，但他就目前的技術條件研究結果，可能耕種的土地不致超過六萬英畝（見一九四八・一・一・泰晤士報）舉此一端，就可看出英國四年計劃有多少現實性了——認眞說，要實現這一計劃，只有靠美國的投資，但這又必然更削弱了英國的經濟地位，這是倚賴美國的工黨的悲哀。

灰色的遠景

國內如何呢？四年計劃一再強調「生產突擊」，但海外百萬大軍並未解甲，同時陸軍部長辛威爾還在到處招兵買馬，勞動力短缺的現象不但未改善，反而更形惡化，在這種情況下，談增加生產，自然只有加長工作時間（所謂改善技術條件，使工廠設備現代化等等，仍只是在計劃之中），可是工資卻早給凍結了，白皮書對於增加工資並未提隻字。隨着生產增加，資本家的利潤更加膨脹，而工人的生活卻沒有得到改善！所以「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一項，實在只是紙上談兵，白皮書在這方面也未敢把調子唱得太高：「消費將表現出些微的進步，認眞說，一九四九—五〇的食物消費水準，不會比一九四八—四九好得太多」。

總觀四年計劃全文，有關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部分，全都是模稜兩可，含糊其辭的句子，給人的印象是在做文章，而不是什麼計劃。

舉個例子：白皮書第二二〇節說，倘若出口和商業的發展，能如計劃中所預期，則「國內每個人的消費允許有顯著的增加，這增加不但將超越一九四七年貧弱的水準，，並且某些方面將會超越戰前的水準，如製造品的消費將較一九四七的水準提高百分之十五—二十，衣着和日用品大致將高於戰前水準。這時對於人類精力有重大影響的食物——如肉類、雞蛋和脂肪等——將有充分的供給，而超出於一九四七的水準之上」。（白皮書第二二〇節）

所謂「顯著增加」，「大致高於」，「充分供給」等等，都是些不着邊際的調子，唯有在製造品的消費上，舉出了具體的數字，但我們不能不懷疑英國人民在四年後還有多少購買力，今天一般人都巳捉襟見肘，買一套新衣，一雙皮鞋，都幾乎不大可能，最明顯的例證是，數週前貿易部長威爾遜宣佈取消某些毛織品衣着的統制，以前得積蓄七個月的購衣券才買得到一套的衣服，今天買多少套都無限制，可是各服裝公司並沒有預想的搶購現象，據倫敦標準晚報記者的報導，大多數公司仍然門可羅雀，老闆們莫不對記者「咳聲嘆氣」云。（見二月二日該報）

食物和日用品消費的前途是這樣，房屋建造和其他社會福利的景況卻更糟，一九四九年的房屋建造計劃爲二十萬所，約爲戰前的一半，而對於今天英國普遍鬧着的中小學校舍恐慌的問題，方案並無改善的擬定，至如衞生設備一節，也只限於改善既有的醫院，使達一定水準，至於某些迫切需要新醫院的地區，卻由於國庫困据，「無論如何，得待四年計劃完成後才談得到」，而作爲保健法案的中心的醫療所的設立，四年計劃壓根兒就沒有提到；今後英國人民只有更「束緊腰帶，節約到底」！這就是從工黨四年計劃中所能看到的英國人民生活的「遠景」！

——一九四九・二・十九・倫敦西郊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Мировая Культур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九卷　第九期

一週外論輯要

小宜輯譯

新美援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署長賴普漢向國會建議繼續援華，但聲明援助必須是非軍事性的。

賴普漢先生指明援助祇限於非中共佔領區域，這顯然表示他已一無異議地同意新美援不能用於共產黨控制區域這一理論了。他在此刻向國會作這項建議，眞是聰明而又得當。

賴普漢先生不贊成蒲立德的軍事援華建議，而熟悉中國問題的人，也都同他一樣想法，鑒於世界局勢的發展，美國旣須在國內重整軍備，同時又須注視歐洲局勢，努力援歐，華盛頓若要軍事援華，也不能援助得澈底。我們相信就是蒲立德先生也不會主張不澈底的軍事援助的。最近幾個月來，我們給予中國政府的軍事援助實際上祇幫助了中共迅速地建立軍事力量。如果我們這樣繼續下去，簡直等於自殺。因此賴普漢先生主張取消軍事援助，也是非常對的。

到現在爲止，中共對於美援，說得好聽一點是「無意合作」。相反的，在行動與宣傳方面，中共都顯露了共產黨的眞面目。美國的援歐計劃祇限於非共產黨控制區域。以中國的情勢論，華盛頓極難改變這個政策，同時就中國現局言，也不會有人想改變這個政策的。

我們認爲在現局勢下，賴普漢先生也祇能作這樣的建議。假如局勢有顯著的變化，美國政府和賴普漢先生必然毫無成見地根據新形勢而伸縮改變的。

因此我們同意賴普漢先生所建議的有限的新援華方案，同時希望儘可能隨時隨地運用動力。目前可以運用的最有力的動力，就是由國務院或是白宮發表一個強硬的聲明，就美國的傳統重申美國對於中國人民友誼的性質未變，並且保證在可能範圍內，必定依據美國生意經的作風繼續援華。（三月三日大美晚報）

北平禁令

中共已經命令外國記者在北平停止拍發電報採訪新聞，並且禁止外報發行。到現在爲止，中共除了說明北平還是軍事活動中心，爲保障安全而須採取這種行動外，還不曾舉出其他理由以說明有採取這一步驟的必要。

雖然中共也許有更好的理由，如果公開說明，就能夠使人明白爲什麼他們要這樣處置外藉記者，但是我們總以爲他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從宣傳的觀點來說，不准北平外藉記者報導新聞是一個大錯，而造謠言的人却因此又有機會大造中共的謠言了。我們懷疑中共這一措置所得的益處，能否抵銷因而產生的對於他們不利的宣傳。

我們也很明白，我們心目中的新聞自由，和共產黨心目中的新聞自由不盡相同。我們認爲一個新聞記者濫用言論自由，必然是一件極嚴重的事，必須有文件證明他的過失，才能限止他的活動。這也是在中共當局可施行的範圍之內的。我們也明白，在中國的外藉記者羣中也有些人已經不是客觀的記者，已經變成黨派份子，爲某一目的而宣傳。我們差不多每天都看到他們的作品，而假如中共決定懲罰他們，祇要把證據公佈（而證據也極容易弄到的），我們絕不反對。可是把在北平的外藉記者一網打盡，完全禁止他們的活動，這種處置在我們看來是頗難辯護的。（三月五日密勒士評論報）

論禁止外記者活動

本報曾經幾次批評中國政府戰後行爲有違戰時諾言，特別指出政府對於鼓勵和保護在華外僑經濟合作這諾言，未曾實踐。中共的戰時諾言較少，但是這一次強力禁止外記者在北平活動，使人想到一九四三年在重慶時編者和周恩來的談話。那時候周先生有力地申明中共是贊成新聞自由的，而毛澤東先生也歡迎外記者到共區去，并且說除了保障軍事安全外，記者們的電稿可以不受檢查。在另一方面，外記者從共區發出來的電訊，却被國民政府删剪得非常利害。這自然使外記者們在「新聞自由」這問題上對中共表示好感，而對於政府新聞局的命令表示憎惡。

外記者們這種傳統友誼，對於中共的威望是一筆巨大的資產。但是這種資產也可以很快地消失的。中共竟會這樣粗心魯莽地處置這一筆資產，眞使人驚奇，可是我們也不得不面對事實啊。（三月一日大美晚報）

中共的新禁令

中共禁止外記者在北平活動，不足以爲奇。唯一使人奇怪的，倒是這一禁令沒有下得早一點。很少人會那末愚蠢，以爲在目前這種局勢下，外國通訊社能夠獲得絕對自由繼續拍發新聞。而三星期前陝北電台對於兩個外國通訊社記者的口頭攻擊，就表示事情的發展趨勢了。可是，以這次的嚴格禁令和兩年前中共對外記者的態度相比較，這差異是太顯著了。那時候，外記者在延安受到熱烈歡迎，獲得種種便利，中共的主義也因這些記者們的報導而受益不淺。外記者們的某些報導，無疑使「中共不是眞正的共產黨」這神話得以流傳，使各國因此鬆懈了對於中國政局的注意。外記者們總愛抓住每一個機會比較國共間的一切，而結果總是國民黨蒙受不利，這，自然也是當然的。

鑒於過去種種，中共竟會在他們的主義還未因外記者的審視而受損之前，就不願意和記者們繼續持友誼，看來似乎是一件極使人奇怪的事。但是目前戰爭狀態依然存在，中共當然不願意在他們的胸口撫育一條毒蛇，雖然蛇的毒齒尙未露出來。（三月一日字林西報）

本欄文字，純爲外國人對我國局勢議論的介紹。絕不能代表本刊的見解——編者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六二號
上海本分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五洲書報社
上海雜誌公司
本社叢書一律按基價三百倍計算
本刊每逢星期六出版